

文学风流

庄信正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文学风流

庄信正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风流 / 庄信正著.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8. 10

ISBN 978 - 7 - 80678 - 898 - 1

I. 文… II. 庄…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02881 号

文学风流

庄信正 / 著

责任编辑 / 阙 政

技术编辑 / 丁 多 装帧设计 / 张志全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 200001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全国各地书店经销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7.75 字数 112,000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80678 - 898 - 1 / I · 188

定价: 22.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享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目次

自序

献给普通读者	1
魅力	5
神奇	10
鬼才	14
才尽	19
读与写	23
宝库	28
百科全书	32
懂不懂	36

不朽的“死语”	40
译诗	44
影响	48
生前身后名	53
伪大作家	57
爱与憎	62
扞格	66
姓名交关	71
笔耕	76
秋日,乡间,榻上	80
缪斯	84
福水祸泉	88
强记与健忘	92
铁窗	96
盲	101
丑	106
懒	111
失眠	115
怪癖	119

羊癫风	123
哲人之死	127
柏拉图	132
哲人与诗人	136
师生	141
大哲与大帝	145
最有智慧的人	150
最高尚的罗马人	154
西塞罗	159
数	163
数学	167
利器	172
斯芬克斯	177
忘川	182
洪钟	186
柳	190
夜莺	194
母亲	198
墓志铭	203

真理	208
奇迹	212
SERENDIPITY	216
乔伊斯与《牛津英语词典》	220
布鲁姆日	224
“夜市”	228

自序

献给普通读者

尽量写出一点情趣——这是本书所收五十二篇专栏文章执笔时最基本的宗旨。虽然主要在谈经典作家和作品，心里念念不忘的是爱好阅读的社会大众。过去一年，在发表过程中从识者和不识者直接间接得到的反映显示，至少在相当程度上，这一点是做到了。

约翰生博士尝说：“我乐于同普通读者看法一致；因为在所有奥妙阐释和高头讲章之后，要决定诗艺荣誉谁属端赖读者的普通常识：它未受种种文学偏见的腐化。”善哉斯言！难怪吴尔夫夫人引之为她论文集《普通读者》的书名，并用作书前的格言。她这两部书渊博精辟而又平易亲切，我视为典范，至少同她一样以普通读者为对象。

经典(Classic)是“人们赞而不看的书”，马克·吐温所下

的这有名的定义倒不全是玩笑，卡尔维诺也郑重其事地说过类似的话。大约是人之情，这个现象很普遍。我自己就是现成的例证：从小爱书，凡是名著总想拥有一册，到手却往往束之高阁，敬而远之。布瑞的巨制《希腊通史》五十年代在台湾买到，一九六〇年随我来美国，辗转去过三州四城；一九七四年从洛杉矶大搬家时嫌重卖给旧书店，今年三月在纽约的旧书店再度买到，书我之间已有四十多年的因缘。应该算作旧识了，却又颇有陌生之感，深以当年未能通读为憾，现在人已老大，恐怕只能随时打开翻翻了。后悔无用，随时翻翻总比从前那样敬而远之要好一些。

马拉梅(Stephane Mallarme 1842—1898)曾唉叹：“哎，肉体感到忧伤呀！而我已经把所有书都读过了。”当然是诗人的夸张笔法。在二十一世纪初的现在，古今中外各种经典用“汗牛充栋”形容已不为过。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读起？希腊罗马古籍，莎士比亚全集，但丁的《神曲》，吉朋的《罗马衰亡史》，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普鲁斯特的长篇说部等等又从何读起？即使一个人从小别的什么也不做，要通读世界所有名著也是不可能的。惟其如此，我认为读者大众对经典著作理应敬仰而不必畏避，大可随时随地随意打开，看看目录或索引，读些片段，浏览一下大体内容。鲁迅写过一篇文章，

题目就叫《随便翻翻》，其中直陈：“这方法很可以冒充博雅……殊不知就为了常常随便翻的缘故，却并没有本本细看。”其实连大文豪约翰生博士也习以为常地略读跳读，一般读者更不妨抱着好奇和欣赏的心理“随便翻翻”，看看人们交口称颂的书到底在说些什么。用帕斯卡尔(Pascal 1623—1662)关于信不信上帝的打赌的说法，我们打开一部经典作品只可能有两种结果：要是不喜欢，我们毫无损失；要是喜欢，自然会有裨益，甚至影响一生。

上一世纪西方文学界不少人对传统上的某些偏差起而反对，对象主要是所谓“已故白人男子”(dead white male)作家，遂导致“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随即惹起保守主义者的反击。但显而易见，双方的出发点都偏离文学而带着浓重的政治意味。左派人士固然可能矫枉过正，右派分子表面上理直气壮地捍卫传统，骨子里则意在维持固有道徳乃至既得利益；等而下之，就仿佛在应和极端主义(extremist)政客和教棍了，只怕还不如激进派正大光明。文学史上总难免会出现一时的风尚，时过境迁，常常会成为过眼云烟，经典却仍屹立不动——它们是通过历代检验考究才得以流传下来的。

马拉梅另有一句名言说，“宇宙存在是为了要完成一本

书”，在他眼里书成了万物之灵了。换句话说，我们都为了读书而存在。《普通读者》第二辑最后一篇《怎样读一本书？》结尾一段说：

但是有谁是为了达成一个目标——不论这目标是多么理想——而看书的？难道就没有一些事我们纯粹出于欣赏喜爱而做的吗？难道没有一些乐趣其本身就是目的吗？“阅读”不就是其中之一吗？至少我往往梦见在最后审判那天那些伟人——征服者和律师和政治家——都来领取皇冠、桂冠或永留青史的英名等奖赏的时候，万能的上帝看见我们腋下夹着书走近，便转过身子，不无欣羡地对彼得说：“等等，这些人不需要奖赏。我们这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他们。他们一生爱读书。”

初读这段话时我深受感动，几乎流泪。

——二〇〇一年七月二十四日，纽约。

魅力

《水经注》卷十八记秦穆公时萧史极善于吹箫，“能致白鹤孔雀”。《列子·汤问》载匏巴“鼓琴而鸟舞鱼跃”。郑国师文下苦功练琴，技艺超绝，能让草木春天结果，秋天欣欣向荣；能使夏天降雪结冰，冬天炙热解冻。师旷擅长奏角，邹衍擅长吹律；注云前者的角声可以呼风唤雨，导致晋国大旱，赤地三年，后者的律音则使北方不毛之地获得暖气，五谷孳生。

古代关于音乐的强大感染力的类似传说想必到处都有。最为人所知的可能是希腊神话中的奥菲士(Orpheus)。根据一个说法，他是阿波罗和司史诗的缪斯卡莉欧碧(Calliope)的儿子。父亲送他七弦琴，母亲的姊妹们教他弹奏，终至能使树木弯枝，顽石移动，野兽驯服。他参加了阿耳戈英

雄(Argonauts)的航行,沿途利用自己的音乐异禀帮他们历险如夷;例如他弹着琴压倒诸海妖塞妊(Sirens)迷人致死的歌喉。最后他以琴声诱使守护金羊毛的巨蛇入睡,让伊阿宋(Jason)顺利取得。

埃斯库拉斯(Aescules)以奥菲士为主题写过一出悲剧,已经失传。尤里匹底斯(Euripides)《伊菲格尼娅在奥利斯》通过女主角盛赞他感动顽石的特异功能。诗人西摩尼得斯(Simonides of Ceos)有一首形容他“美丽的歌声”也用了“鸟舞鱼跃”的字眼。维吉尔(Virgil)《农事诗》卷四也有生动的描述。奥维德《变形记》(Ovid, *The Metamorphosis*)卷十和十一写他在妻子欧莉狄丝死后毅然进入阴间找她,琴和歌使鬼魂感极而泣;西绪弗斯(Sisphus)停止推石上山的劳役,坐下聆听;连复仇三女神都哭了。他违犯冥王的禁令而再度失去妻子,从此不近女色,为色雷斯的妇女所嫉恨,群起而攻;其一猛丢石头,但在半空为他的歌声所动,一块块只落到脚下而止,“仿佛向他请罪似的”。西塞罗(Cicero)尝云“石头和沙漠回应诗人的吟咏;野兽常常为歌声吸引感动”(《为阿基亚斯辩证词》)是有根据的。

奥菲士教派(Orphists)尊他为最古老的诗人,比荷马早得多。当然不足为信;荷马(Homer)和赫西奥德(Hesiod)都

未提到过他。公元前六至五世纪有些诗传为他的作品，柏拉图看到过（见《国家篇》卷五）。他在西洋文学史上享有盛名。莎士比亚（尤其《亨利八世》三幕）、马娄、歌德、普希金、雪莱、里尔克和奥登等诗家都咏过或提过他。

安菲翁（Amphion）是另外一个音乐“天才”。身为宙斯和特拜公主的儿子，他的琴是异母兄长赫尔墨斯所赠自己的发明。特拜中兴，重建工程当中他弹琴高歌，顽石为之着迷，随着他各就各位，把城垣筑成，使先前嘲他文弱无力的孪生兄弟自叹不如（佛教有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传说，也是他把“一切众生皆可成佛”的道理注解得极生动透彻的结果。见《莲社高僧传》）。《奥德赛》卷十一谈到过他，很简略，未提他的琴和歌。丁尼生始终表示希望能变成奥菲士或安菲翁，再三抒写一首歌诗能建造一座城市的概念。他尊安菲翁为崇高诗人的典型。诗作《安菲翁》说自己但愿能像安那样借助诗的魔力来清除家里野草蔓生的花园：“啊但愿我活在歌诗荣耀的年代 / 老安菲翁那时候……”

奥菲士和安菲翁都属于神话，阿里翁（Arion）则可能公元前七世纪实有其人。他被认为是酒神赞歌的发明者，有诗作片段流传下来，但该是伪托的。他去意大利参加音乐竞赛，赢得许多奖赏，归途船上水手要谋财害命，他请求准许

最后一次弹琴唱歌，汪洋中美妙的旋律吸引了一些海豚，正当他跳船时有一只把他驮在背上救活。希罗多德《历史》开头不久记了此事。普希金诗《阿里翁》想象自己在大海中为水手唱歌，至终同舟者统统淹死，只有他幸存，漂到岸边。

绘画的魅力不在音乐之下，同样有些著名的神话和传说。公元前五世纪希腊两大画家宙克西斯(Zeuxis)与较年长的帕尔哈修斯(Parrhasios)比赛谁笔下更能栩栩如生。他画了几个葡萄，果然惟妙惟肖，连鸟都信以为真，飞来啄食。他以为必胜无疑，叫帕把前面的幕打开展示自己的作品，不料那却不是真幕，而是对方画的，宙遂甘拜下风(见普立尼《自然史》卷三五)。中国有三国时的曹弗兴，画名无人可与伦比；孙权叫他画屏，有墨误滴下来，他只好将错就错，顺笔画成苍蝇。仲谋看成是真的，用手去弹逐。另外有顾恺之。据《晋书》本传，他“尝悦一邻女，挑之弗从，乃图其形于壁，以棘针钉其心，女遂患心痛。恺之因致其情，女从之，遂密去针而愈”。美术变成魔术，简直有点可怕了。

艺术家不好惹，还有更可怕的事例。公元前八至七世纪颇有名望而对后世也颇有影响的希腊讽刺诗人阿基罗库斯爱上一女子，文定之后她父亲反悔了，解除婚约。诗人手无寸铁，却有一支无比尖刻的笔；他提起来写了辛辣的诗，对

父女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这家人羞愧难当，忍无可忍，竟全都上吊了。这令人想起武则天。骆宾王代徐敬业写的讨武曌檄文从头痛骂到尾（“神人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等等）；她初读时嘻嘻哈哈不当回事，及至“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时却惧然问是谁写的，听说是宾王，她深怪“宰祖安得失此人！”此事见《新唐书·文艺》，《旧唐书·文苑》未载，然而说“则天素重其才，遣使求之”，可见她毕竟与众不同，有大政治家的胸襟。

神奇

李贺二十六岁短命而死，其诗现存二百四十一首，仅占生前全部作品十之四五，却已经光彩夺目了，所以比他晚生十三年的杜牧痛惜地说：“使贺且未死，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他十四岁即以乐府歌诗见重于世，写作时间首尾该有十来年；英国的朋斯、济慈和法国的蓝波（Jean Arthur Rimbaud）则都是在短短二至六年内创造出传世之作，情况更加奇异。

济慈和李贺一样只活了二十六年，十八岁开始写诗，二十四岁便因贫病交迫而停笔，倘若维吉尔、但丁、乔叟、莎士比亚和弥尔顿也只写到这个年纪，其成就不可能与他相比。一八一九年四月济慈写了名作《无情的美人》和《心灵颂》；五月更是丰收，不到三个星期赋成英国文学史上四首伟大